

羊道

在世上最古老的一座牧場，上演著不斷離開與到達的故事
游牧 春記事

李娟 著



幾乎每一隻大羊身邊都緊緊跟著一隻小羊，一個一個靜默在雨中，腦袋朝著同一個方向，雕塑般一動不動。似乎牠們更明白什麼叫做「啓程」，似乎牠們比我們更習慣於這種顛簸不定的生活。似乎從幾萬年前，牠們就接受這樣的命運。

兩岸三地作家、名人／一致好評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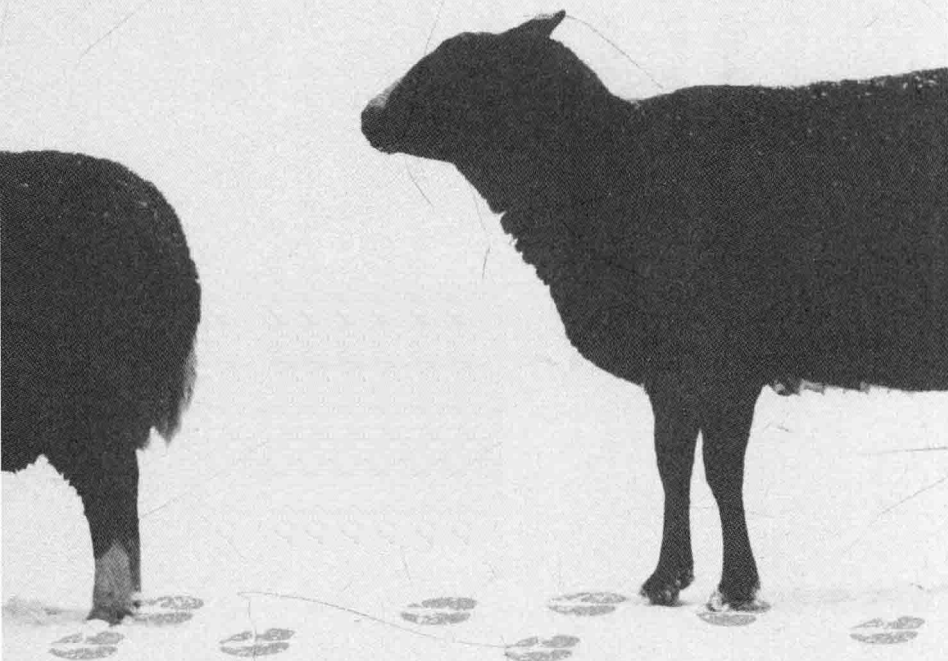
褚士瑩·郝譽翔·李敬澤·陳村·史航·桑格格·柴靜

時報

羊道

在世上最古老的一座牧場，上演著不斷離開與到達的故事
游牧 春記事

李娟 著



新人間 22

羊道：游牧春記事

作者——李娟

主編——李國祥

責任編輯——郭香君

封面設計——周家瑤

校對——李國祥、郭香君

董事長——孫思照

發行人——趙政岷

總經理——李采洪

總編輯——李采洪

出版者——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803 台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二四〇號三樓

發行專線——(02)二二〇六一六八四二

讀者服務專線——〇八〇〇—二二一—七〇五

(02)二二〇四—七一〇三

讀者服務傳真——(02)二二〇四—六八五八

郵撥——一九三四七二四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信箱——台北郵政七九〇九九信箱

時報悅讀網——<http://www.readingtimes.com.tw>

電子郵件信箱——lier@readingtimes.com.tw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李念祖律師

印刷——鴻嘉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二〇一三年九月十八日

定價——新台幣二四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版北市業字第八〇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羊道：游牧春記事 / 李娟作. -- 初版. -- 臺北市：時報文化，2013.09
面：公分
ISBN 978-957-13-5808-6 (平裝)

855

102015044

©Copyright 2012 by Li Juan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China as 《羊道·春牧场》

Transla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and the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57-13-5808-6

Printed in Taiwan

目錄

〔推薦序〕放生 褚士瑩——5

〔繁體版作者序〕但願這世上只有我最懦弱 李娟——9

荒野來客——15

小小夥子胡安西——33

馬陷落沼澤，心流浪天堂——40

每天一次的激烈相會——51

要過不好不壞的生活——55

沙吾列漫無邊際的童年時光——63

大風之夜——68

對阿娜爾罕的期待——79

涉江——87

向北的路——97

最最熱鬧的地方——104

客人們——113

「可憐」的意思——120

和卡西帕的交流——127

城裡的姑娘阿娜爾罕——138

駱駝的事——145

孩子窩的塔門爾圖——153

羊的事——162

哈拉蘇：離開和到達的路——170

可可仙靈——177

路上的訪客——1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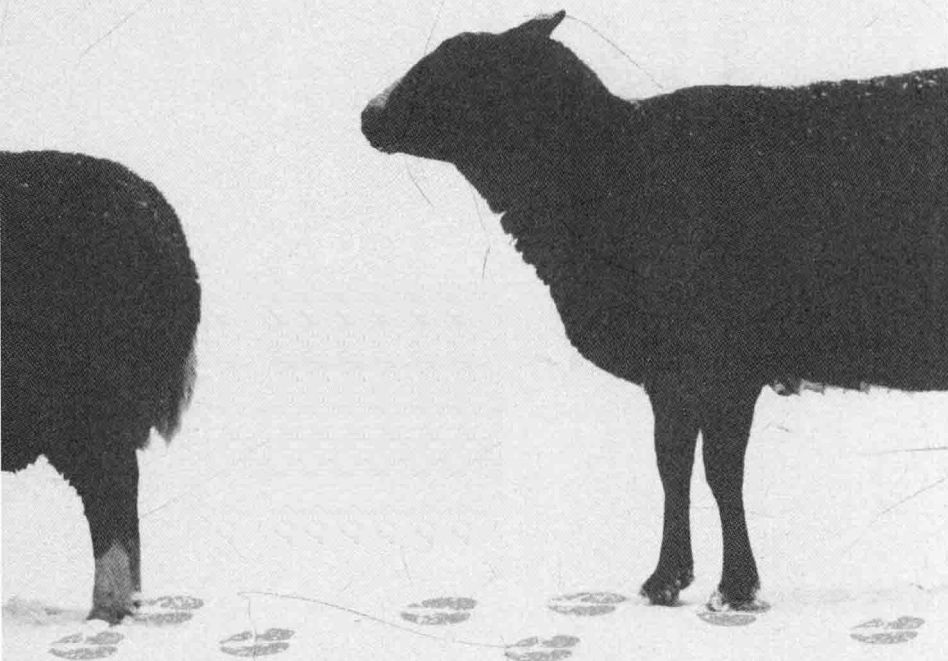
盛裝的行程——192

美妙的抵達——199

羊道

在世上最古老的一座牧場，上演著不斷離開與到達的故事
游牧 春記事

李娟 著



目錄

〔推薦序〕放生——褚士瑩——5

〔繁體版作者序〕但願這世上只有我最懦弱——李娟——9

荒野來客——15

小小夥子胡安西——33

馬陷落沼澤，心流浪天堂——40

每天一次的激烈相會——51

要過不好不壞的生活——55

沙吾列漫無邊際的童年時光——63

大風之夜——68

對阿娜爾罕的期待——79

涉江——87

向北的路——97

最熱鬧的地方——104

客人們——113

「可憐」的意思——120

和卡西帕的交流——127

城裡的姑娘阿娜爾罕——138

駱駝的事——145

孩子窩的塔門爾圖——153

羊的事——162

哈拉蘇：離開和到達的路——170

可可仙靈——177

路上的訪客——185

盛裝的行程——192

美妙的抵達——199



放生 〔推薦序〕

我有一個朋友奈特，來自於美國的北達科他州。基本上，如此仔細的告訴任何一個人，北達科他州或是南達科他州，基本上是多餘的，因為雖然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州，卻沒有人太在乎，因為沒有多少美國人可以在地圖上指出來它的確實位置，即使他們可以很輕易地指出紐約市，並且明確的告訴你中央公園、中國城、上城區、布魯克林在哪裡。

生長在北達科他州的奈特，在大學主修鋼琴，畢業以後找到一份在郵輪上當海上鋼琴師的工作，這是奈特生平第一次離開北達科他州，也是第一次意識到跟他那些走遍四大洲、五大洋的事比較起來，自己不過是一個存在感稀薄，讓人過目即忘，從裡到外都單調無聊至極的人。

於是他決定，要讓自己變成一個比較有趣的人。

首先，奈特交了一個同樣在船上工作，來自布拉格的小提琴手為女友，開啓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在此之前，他對於東歐，就像外界對於北達科他州一樣一無所知。

然後，在九個月的合約結束以後，他買了一張飛機票，到布拉格去探望他的女友。

要離開布拉格的時候，他忽然下了一個決定：「我還不要回北達科他州，我要從這裡一路搭便車到英國倫敦！」

不只是搭便車，他決定一整路上不下榻飯店，只是從一輛車換到另一輛車，一直在路上不停歇，直到抵達倫敦為止。

「結果呢？」

「除了有幾次被載到反方向，還有好幾次又累、又髒，幾乎忍不住要去住旅館，好好洗一個澡、睡一大覺醒來再說，但是終於都還是忍住了，也真的這樣就到了倫敦。」

當時我住在倫敦。奈特到了倫敦以後，我跟他見面：「你爲什麼要這麼做呢？」

「因爲從小到大，我生長在一個小鎮，沒有吃過苦，沒有接觸過很多跟我不一樣的人，也從來沒有發生過什麼事——無論好事、壞事都沒有，也不曉得什麼叫做苦日子，但是到了布拉格旅行以後，看到很多過著苦日子的人，他們的生活跟我的比較起來，卻是有滋有味。我也知道那種滋味。」

搭便車的那年以後，他感受到一股過去從來沒有的勇氣，決定搬到科羅拉多州的丹佛市，那裡沒有工作等著他，也沒有認識的人，只是想去那裡闖盪、去生活。

現在的他，住在丹佛，嘗試了她從來沒有想像過的人生，逐漸變成一個自己喜歡的、有

趣的人。我問他，可不可以給那些遲疑不敢邁出腳步的人，一些建議的話，他這麼寫道：

在過去這些年我有幸經歷了所有的旅行和冒險之後，我能夠給其他人最好的建議，就是：「就放手去做吧！」如果你想進行一場壯遊，或是有件長久以來一直想做卻沒做的事，但總給自己找藉口，「等我多存夠了錢再去吧！」或是「等我要換工作的時候再去吧。」否則就說「等我小孩上大學離家以後我再去吧！」不！就放手去做吧！試著冒險，因為你到頭來什麼都沒做的悔恨，可能會比你真的去試試看來得更大。

我從以前就一直想著要去歐洲當背包客，但是因為各式各樣的理由沒去實現，最後，我真的就去做了！那大概是我這輩子做過最明智的決定之一，也是我這輩子最棒的五個禮拜。

除了在游輪上工作之外，我也一直想著要為我的人生做點什麼新的嘗試，但我總是找藉口推遲，當我決定搬到丹佛去成爲一個自由音樂工作者時，人們不斷問我那邊有沒有工作等著我，當我說什麼都沒有的時候，我可以看到他們臉上掩不住的驚訝。

當然，做什麼事都會有風險，但若什麼都不做的話才真的會後悔呢！就算事情不像計劃中演進的那麼順利，當時我花了十五個小時，一班錯的巴士，跟六班火車，才從波蘭的Krakow到達德國柏林，但是我因此多了一個很讚的故事可以誇口。當人們認爲我到越南，敢喝眼鏡蛇血、還

有一口吞下還在跳動的心臟時，簡直就是瘋了的時候，我因此又多了很讚的故事。

所以，就放手去做吧！去追尋你的夢想，你在世上一遭只有這一回，所以別再拖拖拉拉的，也別再找藉口不邁開腳步去旅行、去歷險，既然要做，就火力全開吧！

中國的李娟，和英國的奈特，可以說是這個世界上兩個可能完全找不到共同點的人，但是在我的眼中，他們又是那麼的相似，因為他們都決定放自己自由，將自己從鳥籠當中安穩的禁錮生活中放生了，用謙卑的角度重新學習跟這個充滿野性的世界和好，只是一個去了洛磯山脈跟印第安部落相處，另一個去了北疆加入了哈薩克牧民。

在我眼中，這無寧是一個人對自己的人生能夠做的，最大的仁慈。

知名旅遊作家

褚士瑩

〔繁體版作者序〕

但願這世上只有我最懦弱

我以四十萬多字絮絮叨叨地記錄了許多哈薩克牧民的日常生活情景，塞填了各種情緒。然而從不曾提及「游牧」的嚴酷現狀，並且也不能有足夠的認識做公正的判斷。但是還是想試著說一說游牧與自然的依存關係。

到了今天，北方的廣闊大地不再是游牧者的天堂。羊群瘋狂膨脹，所到之處寸草不生，牧場嚴重超載。加之牧人生活動盪，基本的醫療教育等條件得不到保障，生存品質低下。於是，定居政策的推廣既是環境的要求，也是人心所向。

游牧的確損壞了大地。可是，定居將毀滅性地損壞大地。牧人逐水草而居，避寒暑而走，不斷遷徙，可令每一處牧場都得到輪休，保證環境的有效恢復。一旦停止下來，所有負荷將集中由最肥沃的一些土地承擔。然而這是北方，就算是最「肥沃」的土地，與溫暖濕潤、蓬勃長青的內地相比，也是極其貧瘠的。它的力量只夠用來生長淺薄細碎的野草。定居後，得種植高產牧草保

障圈養羊群的過冬需求，加之更多的牧人將逐漸轉向農業生產，於是得沿著荒野中唯一的河流大規模開墾耕地。爲了灌溉這些耕地，得放棄下游生態，截斷河流，同時無止境抽取地下水……更別提定居後人們日常欲求的勒索。

開墾後的大地，失去了覆蓋在最上面那層紮生野草的較硬土殼。在沒有作物覆蓋的日子裡（這邊冬季漫長，土地一年只能一產），泥土鬆軟地裸露向藍天。遇到春天大風季節就成爲沙塵暴的隱患（因開墾而沙化的北方草原，歷史上比比皆是）。

至於被放棄的荒野，並不因爲離開了羊群的啃噬而得到拯救。相反，它會持續退化。沒有了羊蹄的輾轉踐踏，草籽不能和土壤緊密結合，不易紮根；失去了牲畜糞便的滋養，植被的生長環境更加艱難——再次強調，這是北方，這片土地太貧瘠，太無助。

至於羊群，停止每年數千里的跋涉後，羊肉品質將迅速下降。當然，比起其他損害，這可能是最次要的。

而我所能說出的這些後果，可能也只是冰山一角。

定居勢不可免，草畜已嚴重失衡。可「控制草畜平衡」對牧人們來說，千百年來一直是最起碼的常識，是連我們這些外人都能明白的道理！是什麼引起了失控？這大約也是人人都能明白的

道理吧……在我們中間，能有多少人一餐吃到最後，盤子裡從沒剩過一塊肉？在一場又一場大肆宴請的餐桌上，有多少食物不是作為裝飾品而存在的？一隻羊辛苦地成長，到頭來只是為了滿足我們的浪費。羊群向大地勒索，我們向羊群勒索。是貪婪又冷漠的我們在破壞大地，絕不是游牧行為。

眼下除了定居，似乎再無權宜之計。大地需要喘息，牧人需要公平地受用現代文明。游牧風景必然消失，與之對應的游牧傳統也必然瓦解。從此再也沒有哪種人類行為能與環境水乳交融，與自然息息相關，再也沒有誰的心思能真正體諒這片大地。自然界更加理所當然地用以「改造」，人更理所當然地以「主人」自居。全世界只剩最後一條道路。哪怕盡頭是深淵，我們也剝不住腳了。

說起來這一切是悲觀的，但我心裡仍有奇異的希望。我但願我所說的這一切只是狹隘的見識，我但願這世上只有我最懦弱。尤其是，我總會記得那麼多牧人相似的神情：坦率而恭謹，還有他們平靜溫柔的眼睛，像是已經原諒了一切安慰了一切。還記得許多為促成定居而奔忙的人們，他們堅信自己的使命，因此也同樣純潔。還有我自己，我也在以自己的方式，以文學，留存美好，努力溝通和進步，並耐心期待……命運是深淵，但人心不是深淵。哪怕什麼也不能逆轉，

先付出努力再說吧。

我寫以上文字爲序，希望能填充這部書稿所缺失的部分。希望能在激流中栽下一根細木樁，微微牽繫一番這幾十萬文字堆砌的生存景觀，不致茫然流散。尤其希望札克拜媽媽一家平凡細碎的生活情景能因此得到更堅定的意味，永無結束般漂流在遠方人們的閱讀中，漂流在大海豐腴繁盛的一側——那裡與北方荒野天殊地別，卻命運一致。

二〇一三年八月

李娟